

# 雪國綠云

王世俊 著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1345650

1217/015

# 雪 国 绿 云

王世俊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CS1523482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国绿云/王世俊著。  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8.7  
ISBN 7-80094-570-7

I . 雪…  
II . 王…  
III 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I 2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961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82 千字 插页 2

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0 册

定 价:20.00 元

## 自序

1958年，我在山海关一中读书时，当看到《林海雪原》那些描写祖国东北林区生活的书籍和电影，我的心立刻被那苍茫浩瀚的森林、冰封雪裹的世界、神奇多彩的生活所陶醉。1962年，我被命运主宰，只身闯入祖国北疆处于原始状态的大兴安岭林海。光阴荏苒，转瞬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两鬓青丝霜染白发。

我看到那遍布山岭沟壑的森林，那广袤葳蕤的草原，那烟波浩淼的水面，那晶莹丰厚的白雪，都使我心潮激荡，遐想联翩。那粗壮、笔直、高大的落叶松，多么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；那冬夏蓊郁翠绿的樟子松，号称“美人松”，被鹅毛大雪压满青枝却仍然傲然耸立，呈现出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的凛然气魄；那亭亭玉立的白桦树，婀娜婆娑，披霜挂雪，展现出东方女性的刚强，勇于吃苦的伟大品格。大兴安岭的风光无比神奇、壮丽，富有“北极”特色。冬季昼短夜长，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姗姗从东方林空升起，傍晚两三点钟太阳急匆匆地钻入波涛似的林峰中。“国庆节”前后骤然飘起纷纷雪花，接着西伯利亚冷空气不断袭来，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四五十度，雪花落了一层又一层，长达七个月不融化，山岭草原到处闪烁着白茫茫的银光，整个大兴安岭像冰雕雪砌一般，真乃“雪国”。那山峦上一片片翠绿的松树就像鲜活的“绿云”飘逸在“雪国”的上空。这“绿云”是“雪国”的生命、灵魂。林区人为了这“绿云”永驻，挥汗洒血，奋斗不息，不断地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甚至宝贵的生命。世世代代保育着北疆大森林，因为地球上有森林，大自然才这

样瑰丽，才这样有生气，人类生活才这样美好。我禁不住用激扬的文字歌颂这美丽富饶的地方。

1964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大兴安岭正式开发建设。数万名铁道兵指战员挺进大兴安岭“高寒禁区”，他们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把钢铁大道铺设到“雪国”最北端漠河县古莲镇，从而敲醒了沉睡几千年的“绿色宝库”。数十万林业职工和家属从小兴安岭、内蒙古和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人烟稀少的八万里兴安林海，迎风斗雪，披荆斩棘，操起油锯伐倒参天大树，驾驶拖拉机、汽车把木材运下山，又将木材装上火车运往祖国各地，在蛮荒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座林业新城，从而结束了大兴安岭的原始状态。开发建设者们奋斗三十余载，创造了辉煌，使大兴安岭成为国家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之一。三十多年的历程是坎坷的历程，是胜利与失误伴随的历程，是从苦斗中走向繁荣的历程，人们有欢笑，有眼泪，那些催人泪下的桩桩故事，那些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业绩，使我心血沸腾，夜不能寐，拿起笔来写成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，更多的是新闻作品，刊登在国家各级报刊上。

我初涉大兴安岭林海，在密林深处的永丰林场学校当教员。林业工人来自祖国天南地北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一个独特的故事，有的人解放战争扛过枪，抗美援朝渡过江，后来转业到了林区，有的人从山东、安徽、河南等省“盲流”到林区。他们的媳妇，有的经人介绍，从老家带着信找到林区，与未见过面的丈夫入了洞房，便成了夫妻。当时，他们在看不见报纸，听不到广播的深山老林里，精心敬业地搞护林防火，搞天然中幼林抚育，修筑林区公路，从不想离开大森林一步。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漫山遍野生长参天大树的宝地方。

1966年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席卷到林区，我因受家庭成份“高”的影响，被下放劳动当林业工人，曾拿起弯把锯、大肚子锯进山伐木，曾拿起尖镐、铁锹养护公路……我和工人们朝夕

相处，在深山密林中住帐篷，喝的是雪和冰融化的水，吃的是冻土豆、冻白菜。我看到了林业工人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听到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。五十年代初，大兴安岭林区没有公路，林区勘察人员跋山涉水搞勘察设计。为保护好这片原始大森林，在密林深处建立了许多森林经营所，冬季用马拉爬犁运进粮油储备在所里，夏季供勘察人员和护林人员食用。各经营所冬季都有看守人员。据说有名看守人员吃完自己的那份口粮，宁肯挨饿也不动用所里储备的公家粮食，结果饿死在森林雪地中。我感慨万千，以此素材写成小说《洁白的·翠绿的》，1983年1月发表在《小说林》月刊上。50年代人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踏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，从北陲的黑龙江边到伊里呼勒山南麓的甘河畔，从中国“北极”漠河村到“黄金之路”的十八站，从鄂春伦民族聚居地白银那到达斡尔民族聚居地莫力达瓦，从盛产黄金的兴隆沟到盛产煤炭的霍拉盆地……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我在高高的兴安岭结识了很多鄂伦春族人，他们热情、真诚、好客，尤其在森林中狩猎，剽悍、勇敢，留下很多传奇故事，促使我用很多笔墨去颂扬鄂伦春族人。

1987年震惊中外的“5.6”森林大火，一夜之间将大兴安岭北部三个林业局化为灰烬。为扑灭这场大火全国各地人员和解放军将士五万余人奔赴扑火前线，同火魔展开殊死拼搏。为保住塔河县（林业局）不被火魔蹂躏，在绣峰林场一线展开“塔河保卫战”。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大兴安岭火灾区视察，指示“一定要保住塔河！”我始终在扑火前线奔波，将“塔河保卫战”始末记录下来，写成报告文学《绣峰，绿色的屏障》，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垂入史册。森林发生山火不可避免，平时搞好护林防火，尽量减少山火发生次数，一旦发生山火，要全力以赴进行扑救，努力减少损失。山火多发生在春秋两季，大兴安岭的天气还很寒冷。扑火人员在山林中扑打山火，看守火场，往往十天半月在野外露宿，要克服种种

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。我将 1994 年秋扑灭韩家园林业局那场大火的情况写成报告文学《绿魂在山火中冶炼》，从中可以真实地再现大兴安岭人为保住林海常绿，勇于拼搏，勇于奉献，无私无畏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他们不愧为钢铁汉，铸造了破除“高寒禁区”的大兴安岭人的高大形象！

《雪国绿云》经出版社同仁们的精心编纂和有关方面人士的鼎力支持，终于面世。作者表示衷心感谢。《雪国绿云》中的文章是敝人在笔耕收获中遴选的一部分，虽不能再现大兴安岭林海的全貌，但也能从中窥见一斑，可以领略祖国北疆兴安林海的地域风光，民俗民情，愿奉献出来与世人雅俗共赏。由于构思笨拙，文字粗陋，难免谬误迭出，诚请敬爱的读者斧正。

谢谢！

## 作 者

1998 年 3 月 北京

# 目 录

自 序 ..... ( 1 )

## 小 说

洁白的·翠绿的.....	( 3 )
踏进美人松的故乡.....	( 24 )
狼少女.....	( 87 )
春天灰色的梦.....	( 99 )
新岁·午夜 .....	(112)
故事发生在呼玛河畔.....	(128)
岗位.....	(147)
青青树.....	(158)
“傻”表姐.....	(173)
林·火·人.....	(195)
分房.....	(255)
犟儿落户北陲林.....	(261)
松树枝上的露珠.....	(266)

## 报 告 文 学

绣峰,绿色的屏障 .....	(277)
密林深处独一家.....	(289)

绿魂在山火中冶炼.....	(301)
探寻野生动物奥秘的人.....	(320)

## 散 文

永绿的“老梅村”.....	(331)
百花蜜.....	(336)
漠河白夜.....	(338)
故园寻梦.....	(340)
路碑.....	(342)
“蘑菇松”的希冀.....	(345)
木心花.....	(347)
松树下的越桔.....	(351)

# 小说



## 洁白的·翠绿的……

啊！难忘而又值得沉缅的五十年代啊！你珍藏着人们多少美好的记忆呀……

—

“十一”国庆节，若在北京，人们穿着短袖衫和裙子，可以在温暖的骄阳下尽情地欢呼和歌唱。可是在大兴安岭林海，瑟瑟的北风阵阵袭来，冬天即将来临。森林调查队完成了勘察任务，就要离开这茫茫的绿色宝库，回到哈尔滨林业设计院去整理资料。临走的前一天，刚参加一年工作的林专毕业生林媛，打算到林子里采点猴头和灵芝，带回去给身体孱弱的老父亲做些补品。林媛是森调队中唯一的女魁，她独自一人背着帆布兜子，拿着一把小板斧进山了。她经过一个夏天的锻炼，进入森林并不感到陌生，也不感到恐惧。

深秋的兴安林海真美呀！落叶松的针叶变得金黄，榆树的鸡心叶变得殷红，山杨的扁桃叶变得褐紫，桦树的圆形叶变得淡黄，樟松的粗针叶仍然是那样翠绿。天公像伟大的画家，把各种色彩柔和地一片片地抹在逶迤的山岭上，构成绚烂多姿的图案，创造出雄伟壮丽、气势磅礴的“五花山”。

林媛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行，不时用手拨开挡着去路的藤条灌木，踩着湿漉漉的枯草败叶，像踏在软绵绵的地毯上。树林中散发

出树脂的馨香和腐殖土的芬芳。猴头和灵芝可真难找啊！林媛在林子里钻了一上午，只找到三个猴头，却没找到灵芝。那猴头真像金丝猴的脑袋，上面长着金黄色的一寸多长的针状的毛。她找啊，找啊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终于在一棵朽木根上发现了一棵灵芝！那灵芝像张开的扇子，顶面血红油亮，肥厚鲜嫩，足有0.5公斤重！她小心翼翼地放在背兜里。林媛看看天色，不知不觉已经晚了，她打算返回营地，急速地在树空中往回穿行。走了好长时间不见宿营地。站着仔细瞧瞧，啊！？又回到采到灵芝的那个地方，这说明“麻达山”（迷失了方向）了！林媛头嗡地响起来，身上冒出冷汗。她情不自禁地抬头望望太阳，想定定方向，但太阳被厚厚的阴云遮住了。这里是原始森林，没有伐倒的树墩可以用年轮来判断方向；树冠各个方向长势一样，分不清哪是阳面哪是阴面。顿时，恐惧和怅惘占据了林媛的心，在森林中迷失方向将是多么可怕，如果长时间走不出去，同志们又找不到，不是饿死，也得被野兽吃掉！不能坐以待毙。林媛靠着一棵树干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，对，要奔向山头，站在高山顶上容易辨别方向。于是她向高山顶上登去。走着走着，林空飞舞起雪花，白茫茫的雪纱笼罩阴森森的山林，像要把她这弱小的生命吞掉。大雪一边下一边融化，林媛的衣服和鞋全湿了。她拼命地向山顶上攀登。

当她登上山脊，对面山坡上也登上来一个黑乎乎的家伙，啊？！原来一只大黑熊，和林媛只差两三米远。林媛惊呆了，头发倒竖起来，她一边向后退着，一边举起手中的板斧。大黑熊直立起来，恐怖地嚎叫一声向林媛扑来。林媛向旁边一躲，大黑熊一扬巴掌，把她手中的板斧打落在地，林媛撕破喉咙地喊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”大黑熊追过来，一巴掌把林媛拍倒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她身上。林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还在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”黑熊张着血红的大口，伸着舌头向她脸上舔来。林媛吓得闭上眼睛。黑熊湿漉漉的鼻子已经碰到她脸上。

“叭！”一声枪响，黑熊身子猛烈地一震，嗷地叫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

“汪汪汪！”一条腿高腰细的伶俐的白色猎狗，后腿弓着向黑熊狂吠。黑熊一只前掌捂着肚子，黑棕色毛上淌着鲜血，向猎狗扑去。林媛站起来想跑，黑熊调过头又向她扑来。受伤的野兽更加凶猛，像箭一样蹿到林媛跟前，站起来把两只前掌搭在她的肩上，张开嘴正想咬她，那猎狗扑上来咬住黑熊的后腿。黑熊回身一伸巴掌把猎狗打出一米多远。猎狗滚了一下又冲黑熊狂吠起来。黑熊的肚子“郎当”出一截肠子，又用前掌把肠子按回肚子里。

倏地，一个穿着淡黄色狍皮裤的猎人，端着枪冲上来。黑熊嚎叫一声，疯狂地向猎人扑去。猎人刚端起枪瞄准，黑熊扑过去咬住他的左胳膊肘子。猎人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照黑熊前胸一撮白毛的地方捅去。黑熊惨叫一声，扑通倒在地上。林媛眼睛盯着黑熊，只觉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昏过去了。

## 二

林媛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屋子里，身下铺着狍皮褥子，身上盖着狍皮被。被烟熏得灰黑的窗玻璃上透进浑黄的日光。林媛想坐起来，但肩胛剧烈地疼痛，刚欠起身子只好又躺下。

这时，门吱地一声开了。一名鄂伦春族模样的青年，左胳膊缠着白绷带，右手端着一碗开水进来了。身后还跟着那条雪白的猎狗。林媛咬紧牙关坐起来。

“同是(志)，贺(喝)吧！”他操着舌音很重的生硬的汉话，笑盈盈地把水碗递到林媛眼前。

林媛迟疑地望了他一眼，接过油脂滑腻的水碗，一股野兽腥气味冲进鼻孔，使她难以喝下碗中的水。但嗓子眼儿干得像冒了烟，

又不能辜负主人的盛情，林媛猛地喝了一口，顿时觉得水是那样的甜润，像甘露一样沁入肺腑。林媛把一碗水喝干，那青年高兴得满脸绽开笑容。他大圆脸盘，皮肉白细，颧骨突出像两个山包，鼻子小巧浑圆，像卧在两个山包峡谷中的一道小山梁，眼睛细小，单眼皮，眼梢向上挑着，深褐色的瞳孔具有鹰眼一般的神采。他上炕从火墙顶上拿下一个很精致的桦皮篓，打开盖，里面有白绷带和一些药品。他找出一些止痛片叫林媛吃，说吃了膀子就不疼了。林媛吃了两片药，又喝了一碗开水。他又把桦皮篓放在火墙顶上，叫林媛啥时想吃啥时拿。

林媛急忙下炕穿鞋，要去找森调队。

“森调队？是(什)么森调队？”他愣愣地望着林媛，不懂什么叫森调队，也不知森调队的宿营地在什么地方。这可怎么办？在森林中乱闯就等于去送死。林媛急得捂着眼睛哭了。

原来那青年是森林经营所看“点”的，叫孟日根。呼玛县为了加强护林防火，夏天派了一些工人在盘古河边上盖了木刻楞房子，做为护林工人的宿舍和仓库。现在天要上冻，工人们都从黑龙江坐船回呼玛了。明年进入护林防火期，呼玛县将派一些工人再来驻在这里，进行护林防火的巡逻检查。这里只剩下孟日根一个人。今天他一边巡逻一边打猎，发现林媛遇了难，便开枪打熊。林媛吓昏后，他用马把林媛驮到这里，已经过了一夜。

“这里离呼玛县城多远？”林媛问。

“七百多里。”

“呀，这么远！这里离黑龙江边多远？”

“一百多里。”

林媛哀求说：“求你送我到黑龙江边吧，我坐船下去。”

他们森调队有橡皮船，按计划今天动身，后天赶到黑龙江边，坐末趟船到佳木斯，然后再乘火车返哈尔滨。林媛想：他们找不见我，不知急成什么样。孟日根说：“有两条大喝(河)，过不去。我的

没有船。”林媛绝望了，泪水像泉涌似的流出来，在孟日根这孤立无援的境界里，命运将如何安排，只能求“上帝”保佑了。

### 三

林媛推开房门，外面一片耀眼的银白。昨晚上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森林里铺着厚厚的一层雪被，指天耸立的高大的落叶松，婀娜多姿的白桦树，美人似的翠绿的樟子松，密密麻麻的像站在水晶山上一般。由于大雪降得过大，胳膊粗的白桦树被雪压得像罗锅似的弯到地上，树头牢牢地埋在雪里。林媛昨天“麻达山”，即使不遇上黑瞎子，也得被大雪埋葬在山林里。她对孟日根不由产生了崇敬感恩的心情，现在天已经晴了，天空像洗过似的那样蔚蓝，太阳格外的明亮，雪在悄悄地融化，院子里出现了一片片镜面似的水洼。

孟日根在屋前没有雪的空地上，燃起一堆篝火，上面用三根桦木杆支起一个三角架，吊着被烟燎得漆黑的铝锅，里面的水沸腾地翻滚着。孟日根回屋拿来两块狍子肉放在吊锅里。然后又拿出搪瓷盆，和了一些白面，抓起一块拳头大面团，用削掉皮的大拇指粗的桦木棍插进面团中间，再把面团搓成面棍，埋在篝火下的热灰里烧烤着。他做了四个面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孟日根用尖刀插在锅里被煮得收缩变得暗红的肉块上，挑起来看了看，似乎没有熟，又放回锅里，飘溢出诱人的香味。可是刚过了抽支烟的功夫，孟日根便用尖刀把狍肉挑出来放在盆里。然后从屋里端出一碗小米倒进肉汤锅里，他是用肉汤煮小米粥。

孟日根把面棍从热灰堆里扒出来，吹掉上面的浮灰，露出焦黄的硬痂。他们回到屋里坐在炕上吃起来。孟日根把那块大点的狍肉递给林媛。林媛拿着整块的狍肉不好意思撕咬，闻着狍肉散发

出来的野味香，肚子咕咕地叫起来。孟日根拿起一大块狍肉，咬住一角，拉紧，用尖刀贴着下嘴唇向上一挑，肉断了，一小块肉留在嘴里，咀嚼起来。林媛看着好笑，但又不敢笑。孟日根把尖刀递给林媛，意思叫她也照样吃。但林媛担心用尖刀向上一挑，会把鼻子削掉。于是把狍肉放在盆里，用尖刀切下一小块，而狍肉中间还冒着血渍不太熟。孟日根说这样的肉鲜嫩、好吃。林媛吃不下带血渍的肉，便拿起焦黄的面棍啃起来，外面脆生，里面软嫩，有股火烤面食的清香味。但吃了几口，口内干燥，难以下咽。孟日根到外面把粥锅端进来，给林媛盛了一碗肉汤小米粥。林媛看着漂着油花的小米粥，没等吃嗓子眼就腻住了，忍着口渴，吃了一根面棍。

那条雪白的猎狗蹲在地上歪着脑袋看着，一会儿伸出舌头舔鼻子和下巴。“尼那痕！”孟日根叫着猎狗的名字，把一块狍肉扔给猎狗。尼那痕大口地撕咬起来。

吃完饭，孟日根拿着斧子绳子走了。尼那痕在他身前身后蹦跳，形影不离。一会儿，消失在南边茂密的桦树林里。

林媛借这个机会参观一下这个经营所。两栋木刻楞房子，墙壁全用落叶松原木摞砌起来的，即结实又美观。房檐下挂着一块块变得黑红的犴肉干。东面一栋是宿舍，对面炕，能睡十多人。靠西山墙有一间很窄的厨房，间壁用火墙隔着，有炉子，有锅灶，还有菜刀、勺子、碗、面板、菜墩……是汉族工人盖完房子，给孟日根留下的。

西南一栋是仓库，锁着门。林媛扒窗户看看，里面堆两个鼓溜溜的麻袋，和几个鼓囊囊的面袋，还有一个大油桶和一些锯、斧、锹等工具。

西南角有一个露天马厩，拴着一匹身腰、腿比较纤细的白马。那马瞅着南方咴儿咴儿地叫起来，前蹄砰砰地刨着地，似乎在欢迎什么。

林媛扭过头去，见孟日根扛着一捆桦木杆子走过来。前面跑